

<<可怕的孩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可怕的孩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88119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88112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(法)让·科克托

页数：209

译者：王恬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可怕的孩子>>

### 内容概要

父亲抛弃全家，却在病入膏肓之际回家中死去；母亲年纪轻轻瘫痪在床，不久也撒手人寰。姐弟俩生活在一个布景奇怪的房间里，玩着独创的游戏，母亲去世后，家里的老朋友兼医生继续照顾孩子。

姐姐伊丽莎白在嫁人前一刻失去未婚夫，继承了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巨额遗产。

而弟弟保罗与姐姐的好友相恋，姐姐为留住弟弟，用计促成好友与保罗的同学热拉尔结合，最终酿成悲剧，姐弟俩怀着超乎伦理的感情双双自杀。

## <<可怕的孩子>>

### 作者简介

让·科克托（Jean Cocteau，1889-1963），法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怪杰，既是诗人，小说家，剧作家，散文家，评论家，又是画家、电影艺术家、舞蹈设计家，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锋大师。科克托早年受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，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一种极具现代气息的风格。他将虚幻与真实、过去与当下、神话与现实糅杂在一起，其作品往往带有玄幻、朦胧的诗意。

## &lt;&lt;可怕的孩子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1

蒙蒂耶住宅区位于阿姆斯特丹街和克利希街之间。

通过克利希街上的一道栅栏或阿姆斯特丹街上一扇总是敞开着、能通汽车的拱形门可以进入一个院子。

这个院子就是蒙蒂耶区，标准的长方形，一些独幢的小楼掩映在建筑群平整的高墙之下。

这些宅邸高处的玻璃窗上配着摄影师们惯用的窗帘，里头应该住着些画家。

人们猜测那些楼里可能堆满了徽章、锦缎和油画，油画上画的也许是放在篮子里的小猫或玻利维亚部长的全家福，默默无闻却又才华横溢的大师住在这里，屈从于官方的订单和酬劳，幸而有蒙蒂耶外省般的宁静庇护着，免受忧虑的侵扰。

但每天早上十点半和下午四点，某种躁动会打破这样的宁静。

因为小小的孔多塞中学的校门正对着阿姆斯特丹街七十二增一号，学生们把蒙蒂耶的院子当成了自己的总司令部。

那里成了他们的“沙滩广场”。

如同中世纪的广场一般，那儿既是谈情说爱、游戏玩耍的场地，也是邮票、弹子的交易所，甚至还是模拟法庭宣判罪犯并执行惩罚的危险之地，捉弄新生的把戏会一直持续到课堂上，那些费尽心机的安排常常令老师们惊诧不已。

五年级的孩子是可怕的。

下一年，他们就要升入四年级，搬到科马丹街，将会看不起阿姆斯特丹街，他们会变个样子，不再需要书包，而只用一根带子和一块小方巾把四本书包起来。

但在五年级，孩子们身上依然存在着那股顺从于童年隐秘天性的力量。

某种动植物的本能，叫人很难察觉，因为那种本能并不会比某些痛苦的回忆更易留在人们的记忆里，而孩子们一看到大人，便会沉默。

他们一声不吭。

重新显出那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模样。

这些伟大的演员们，瞬间便会像动物那样竖起全身的刺，或者，如植物般以一种柔弱姿态来武装自己，而不泄露一丁点他们宗教里的黑暗仪式。

我们几乎无从知晓——他们的世界同样牵涉到诡计，受害者，立即处决，恐怖，折磨和牺牲。

具体的细节不为人知，忠实的信徒们掌握着某种特殊的表达方式，令偶尔听到却未曾亲眼目睹的人也无法理解。

孩子们之间所有的交易都以玛瑙弹子或邮票进行。

供品将小头目及那些被崇拜的小英雄们的口袋撑得鼓鼓的，叫喊声掩盖了秘密会谈，我设想若躲在奢华之中的某个画家，拉开那些暗房幕布般的窗帘，眼前的孩子们也很难为其提供他所钟爱的题材，比如《打雪仗的通烟囱工人》《热手游戏》或《可爱的顽童》。

.....

## &lt;&lt;可怕的孩子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蒙蒂耶住宅区位于阿姆斯特丹街和克利希街之间。通过克利希街上的一道栅栏或阿姆斯特丹街上一扇总是敞开着、能通汽车的拱形门可以进入一个院子。

这个院子就是蒙蒂耶区，标准的长方形，一些独幢的小楼掩映在建筑群平整的高墙之下。

这些宅邸高处的玻璃窗上配着摄影师们惯用的窗帘，里头应该住着些画家。

人们猜测那些楼里可能堆满了徽章、锦缎和油画，油画上画的也许是放在篮子里的小猫或玻利维亚部长的全家福，默默无闻却又才华横溢的大师住在这里，屈从于官方的订单和酬劳，幸而有蒙蒂耶外省般的宁静庇护着，免受忧虑的侵扰。

但每天早上十点半和下午四点，某种躁动会打破这样的宁静。

因为小小的孔多塞中学的校门正对着阿姆斯特丹街七十二增一号，学生们把蒙蒂耶的院子当成了自己的总司令部。

那里成了他们的“沙滩广场”。

如同中世纪的广场一般，那儿既是谈情说爱、游戏玩耍的场地，也是邮票、弹子的交易所，甚至还是模拟法庭宣判罪犯并执行惩罚的危险之地，捉弄新生的把戏会一直持续到课堂上，那些费尽心机的安排常常令老师们惊诧不已。

五年级的孩子是可怕的。

下一年，他们就要升入四年级，搬到科马丹街，将会看不起阿姆斯特丹街，他们会变个样子，不再需要书包，而只用一根带子和一块小方巾把四本书包起来。

但在五年级，孩子们身上依然存在着那股顺从于童年隐秘天性的力量。

某种动植物的本能，叫人很难察觉，因为那种本能并不会比某些痛苦的回忆更易留在人们的记忆里，而孩子们一看到大人，便会沉默。

他们一声不吭，重新显出那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模样。

这些伟大的演员们，瞬间便会像动物那样竖起全身的刺，或者，如植物般以一种柔弱姿态来武装自己，而不泄露一丁点他们宗教里的黑暗仪式。

我们几乎无从知晓——他们的世界同样牵涉到诡计，受害者，立即处决，恐怖，折磨和牺牲。

具体的细节不为人知，忠实的信徒们掌握着某种特殊的表达方式，令偶尔听到却未曾亲眼目睹的人也无法理解。

孩子们之间所有的交易都以玛瑙弹子或邮票进行。

供品将小头目及那些被崇拜的小英雄们的口袋撑得鼓鼓的，叫喊声掩盖了秘密会谈，我设想若躲在奢华之中的某个画家，拉开那些暗房幕布般的窗帘，眼前的孩子们也很难为其提供他所钟爱的题材，比如《打雪仗的通烟囱工人》《热手游戏》或《可爱的顽童》。

那天晚上，下着雪。

雪从前一晚开始下，悄悄地为这个世界换了一种布景。

蒙蒂耶仿佛经历了时光倒流；地上的雪渐渐消失，而在蒙蒂耶却越积越厚，似乎只有这里在下雪。

来上课的学生们践踏、蹂躏、挤压着雪地，终于在泥泞坚实的地上留下了几道划痕。

肮脏的雪沿着排水沟形成车辙。

最后，只有那些独幢小楼的墙面、挑篷和台阶上还积着雪。

轻盈的雪在窗户的防风衬垫、门楣上结成了厚重的雪块，然而，这些雪块非但没有令线条变得粗笨，反倒让空气中飘忽着一种氛围，一种灵气。

多亏这会反光的雪现身了，带着镭射般的柔和，令豪华的灵魂穿越石墙，它变成这柔软光滑的绒面，让蒙蒂耶被魔法缩小、填满、点亮，成为幽灵的沙龙。

底下的场景却没有那样柔美。

昏暗的煤气灯映照着一片空旷的战场。

地面仿佛被剥了皮，薄冰的伤痕下露出高低不平的石板；下水道出口的脏雪积成利于埋伏的斜坡，阵阵刺骨的寒风不时将煤气吹散，阴暗的角落隐约透着死亡的气息。

## &lt;&lt;可怕的孩子&gt;&gt;

视觉因此发生变化。

那些小楼不再像一座离奇剧院的包间，而仿佛是因为敌人来临，故意熄灭灯火、闭门掩藏的居所。

这场雪，令蒙蒂耶不再是对杂耍艺人、刽子手和商人自由开放的广场。

它赋予这个院子另一种特殊的意义——打雪仗的战场。

四点十分开始，战事便如火如荼地展开，要通过门廊已成为一种冒险。

门廊下堆着备战的雪，随着新战士的加盟，越积越多，孩子们或结伴或单独，前来参战。

“你看到达尔热洛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没有，我不知道。”

回答的人是一个学生，正在另一个孩子的帮助下，把第一批伤员从战场上拉回门廊这边来。

那个受伤的人，膝盖上包着手帕，扶着别人的肩膀，单脚跳着。

发问的人脸色苍白，眼神忧郁。

那仿佛是一双病人的眼睛；他跛着脚走路，垂到膝盖以下的披风像包着一个驼背、一个大包，样子极为古怪。

突然，他用了一下披风的后摆，靠近一个堆满了学生书包的角落，我们这才看到他那蹒跚的步伐，似乎髋部有病的样子，其实只是背着一个沉重的皮书包的缘故。

他把书包丢下，不再瘸腿走路，可眼神却依旧无力。

他朝战场走去。

右边，拱顶边的人行道上，大家正在审问一个战俘。

忽明忽暗的煤气灯照着这一幕。

那战俘（一个小个子）被四个学生按着，胸膛抵着墙。

一个高个子蹲着，拉着那小战俘的耳朵，正逼他看自己可怕的鬼脸。

沉默伴随着不时变形的恐怖的脸，把倒霉的俘虏吓坏了。

他哭着，试图闭上眼睛，低下头。

可一看到他这样，做鬼脸的那个人就会抓起一把灰色的脏雪在他的耳边蹭来蹭去。

那个脸色苍白的学生绕开这群人，在来回的飞弹里躲闪着穿行。

他在找达尔热洛。

他爱着他。

这爱之所以如此折磨他，正因为他还不懂得爱。

那是一种模糊而强烈的可怕的感觉，没有任何解药，那是一种纯洁的欲望，与性无关，亦没有明确的目标。

达尔热洛是整个中学里最引入瞩目的人。

他欣赏敢于冒犯他或是乐于追随他的人。

然而，每当这个脸色苍白的学生面对那剃平的头发、受伤的膝盖、口袋里装满鬼把戏的外套，就会不知所措。

这场雪仗给了他勇气。

他跑着，想找到达尔热洛，想去战斗，想保护他，向他证明自己的能力。

雪球飞来飞去，砸在他的披风上，也砸得墙壁开了花。

从这里到那里，在两片阴影之间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张红扑扑的脸，张着嘴巴，一只手正指着目标。

被指的目标正是那个脸色苍白的学生，他正摇摇晃晃地走着，还想叫喊。

他刚认出来，那站在台阶上的正是自己偶像的随从之一。

正是这个家伙给他判了刑。

他刚开口叫“达尔热……”；一个雪球就砸到了他的嘴巴，并钻了进去，他的牙齿麻木了。

他只来得及瞄到一张笑脸，那张笑脸的边上就是达尔热洛，他站在那帮领队中间，脸颊通红，头发凌乱，正手舞足蹈地比划着。

一个雪球正中他的胸口。

从暗中飞来的雪球。

仿佛大理石般坚硬的一记重击。

## &lt;&lt;可怕的孩子&gt;&gt;

一个石像的拳头。

他的脑中一片空白。

似乎看到达尔热洛正站在高台上，傻傻地垂着胳膊，笼罩在一种奇特的光芒里。

他倒在地上。

一股鲜血从嘴里流出来，染红了他的下巴和脖子，并渗入雪中。

铃声响了。

蒙蒂耶顿时变得空空荡荡。

只有几个好奇的入围在倒地者的周围，没有人伸出援手，光盯着那张流血的嘴巴。

有些孩子因为害怕而走开了，一边打着响指；有些撇着嘴，扬着眉毛，摇着头；另一些从角落里拿回自己的书包。

达尔热洛那帮人还留在台阶上，一动不动。

终于，学监和看门人采了，通报他们的是热拉尔，就是受伤的学生进入战斗之前询问过的那个孩子。

他走在他们前面。

两个大人把伤员抬起来；学监转向阴暗的那一面：“是你干的，达尔热洛？”

” “是的，先生。

” “跟我来。

” 这群人便跟着走了。

美的特权是巨大的。

连那些未曾察觉的人都为其影响。

老师们喜欢达尔热洛。

学监因这莫名其妙的事件而烦恼异常。

大家把伤者抬到了门房里，门房太太是一个好心的女人，她给他擦洗干净，还试着让他恢复知觉。

达尔热洛站在门口。

门后，挤着一群好奇的脸蛋。

热拉尔哭着，拉着朋友的手。

“说吧，达尔热洛。

” 学监开口说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先生。

我们在打雪仗。

我朝他扔了一个雪球。

那雪球大概非常硬。

砸中他胸口了，他叫了声‘哦！

’，就这样倒下了。

我开始还以为他在流鼻血，因为另一个砸在他脸上的雪球。

” “一个雪球可不会砸破胸口。

” “先生，先生，”那个叫热拉尔的学生说，“他在一块石头外面包上了雪。

” 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” 学监问。

达尔热洛耸了耸肩。

“你不肯回答？”

” “说了也白说。

您看，他睁开眼睛了，问他吧……” 昏迷的学生醒过来了。

他的头靠在朋友的手臂上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” “对不起……” “不要道歉，你受伤了，刚才昏倒了。

” “我知道。

<<可怕的孩子>>

” “能告诉我你怎么会失去知觉的吗？”  
” “我的胸口被一个雪球砸到了。”  
” “被雪球砸到是不会感觉难受的。”  
” “可我没有被别的什么砸到啊。”  
” “你同学认为那个雪球里藏着一块石头。”  
” 伤员看到达尔热洛在耸肩膀。

.....



## <<可怕的孩子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他拥有一切灵动流畅、抒写微妙的天赋，源源不断的诗意，能抓住所有人与事物可笑之处的那种机敏绝顶的才智，生动明澈的精神，以及一笔当成零花钱的巨额财富！

巴黎最富有灵气、最才华横溢的人，王尔德和尚福尔的混合体，他自知命中注定要成为这样的人。

——莫里斯·马丁·杜·加尔 这本书自己超越界限，变成了神话，循着因保罗和伊丽莎白的奢侈而激荡的青春精神，以及那场雪映射在情节上的某种致命光亮。无可否认，这部作品施展着一股魔力，激起了年青人既渴求又排斥的不安。

我眼看着它反过来对付我，那些粗暴的灵魂紧随我不放。

——让·科克托

## <<可怕的孩子>>

### 编辑推荐

内附让·科克托六十幅亲笔素描巴黎最富有灵气、最才华横溢的人王尔德和尚福尔的混合体他不够朴实，而头脑又过于清醒成为诗人，只是诗人。

不惜一切代价！

法国文学里，第一次将孩子们送往地狱！

文学中最美的自杀！

巧妙绝伦的编排！

他已经写了太多而无法再停笔。

<<可怕的孩子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